


DEAN KOONTZ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最 黑 暗 的 夜

迪恩·孔茨 著

申颖 文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 E A N K O O N T Z

最 黑 暗 的 夜

T H E
D A R K E S T E V E N I N G
O F
T H E Y E A R

迪 恩 · 孔 茨 著 申 颖 文 闻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黑暗的夜/(美)孔茨(Koontz, D.)著;申颖,文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

书名原文: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ISBN 978-7-5327-5752-7

I. ①最… II. ①孔…②申…③文…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556号

Dean Koontz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Copyright © 2007 by Dean Koon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nnart Sane Agency AB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最黑暗的夜	Dean Koontz	出版统筹	赵武平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迪恩·孔茨 著	责任编辑	陈 姝
	申颖 文闻 译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08-592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752-7/I·3400

定价: 3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第一部分

这静谧的树林深沉迷人

——罗伯特·弗罗斯特

《雪夜林边小驻》

艾米·雷德温驾驶着福特远征一路飞驰。她开起车来有如神助，无论车速多快都可以安然无事。

阵阵微风将金黄的梧桐树叶吹起，在午夜过后的街道上旋转飘舞。车子疾驶而过，树叶沙沙地擦过挡风玻璃，带来阵阵秋意。

对于某些人来说，过去的岁月就像一根链条，每天都是链条上的一环，每一环都与上一环暗暗相扣，而明天不过是昨天的奴隶罢了。

艾米·雷德温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她两岁时遭遗弃，脑子里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父母的记忆。

她被遗弃在一座教堂里，一位修女在教堂的长椅上发现了熟睡中的她，衬衣上别着她的名字。

她的姓很可能是编造的，警方没能通过姓氏找到她的父母或亲属。

雷德温这个姓带有北美土著色彩。黑亮的头发和乌黑的眼睛使她看上去很像是切罗基人^①，不过她的祖先也很可能来自亚美尼亚、西西里或者西班牙。

艾米的过去是不完整的，这种无根无源的身世并没有使她感到自由自在。在内心深处，她仿佛被链条上的扣环锁在年代久远的岩石上。

表面上她无忧无虑，快乐得仿佛能飞起来，但实际上她和任何人一样无法脱离世俗的束缚。

布赖恩·麦卡锡系着安全带坐在副驾驶座上，艾米的车速之快让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做出踩刹车的动作，他很想叫艾米开慢点儿。然而，他并没有开口，他怕自己的提醒会分散艾米的注意力。

而且，在艾米做这些事的时候，任何请她小心谨慎的忠告可能会反而会促使她加大油门。

“我喜欢十月，”她说，视线离开了路面，“你难道不喜欢十月吗？”

“现在还是九月。”

“在九月里我也可以喜欢十月。九月不会介意的。”

“看着前面的路。”

“我喜欢旧金山，可惜它离这儿有几百英里。”

“像你这样开车，我们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那里。”

“我的驾驶技术一流。从来没出过事，没有任何违章记录。”

布赖恩说：“我这一辈子发生过的事一直在我眼前晃。”

“那你应该找个眼科医生好好瞧瞧。”

“艾米，求求你，不要老看着我。”

“你看起来挺不错，亲爱的。这样乱糟糟的发型很适合你。”

“我的意思是让你看着前面的路。”

“有个叫马可的人——是个盲人，他都能开车。”

“哪个马可？”

“马可什么什么的。他是个菲律宾人。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

“没有哪个盲人能开车。”

① Cherokee, 属于易洛魁族系的北美印第安民族, 居住在田纳西州东部和北卡罗来纳州及南卡罗来纳州西部。

“我猜你还不相信人类已经登上月球了呢！”

“我不相信人类可以开车上月球。”

“马可的狗坐在副驾驶座上。马可就靠狗来分辨什么时候左转或右转，什么时候踩刹车。”

有些人以为艾米是个漂亮迷人、头脑简单的女人。一开始，布赖恩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他绝不会爱上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

他说：“你说导盲犬能开车？开玩笑吧？”

“傻瓜，导盲犬怎么能开车，它只是个向导。”

“你看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杂志？”

“《国家地理》。那是个催人奋进的故事，讲人与狗之间的默契，有了狗的帮助，很多事残疾人都是可以做的。”

“我和你打赌，赌我的左脚，那绝对不是《国家地理》。”

“我反对赌博，”艾米说。

“但不反对盲人开车。”

“是的，但必须是有责任感的盲人。”

布赖恩坚持说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允许盲人开车。”

“不会再有了，”她表示同意。

布赖恩原本不想问，但还是忍不住问道：“他们不再让马可开车了吗？”

“他总是撞到东西。”

“这毫不奇怪。”

“但这不能怪安托万。”

“安托万是谁？”

“安托万就是那只狗。我敢肯定它尽力了，狗做事总是尽心尽力的。是马可的疑虑太多了。”

“看着路。前面左拐。”

她朝他微笑着说：“你就是我的安托万，你绝不会让我撞上什么东西的。”

在银灰色的月光下，一片中产阶级住宅区陈旧的平房出现在眼前，像是黑暗中开出的花朵。

周围没有街灯，但月色给桉树叶和光滑的树干镀上了一层银。水泥粉刷的墙壁发出淡淡的幽光，使那些房屋显得虚无缥缈，仿佛是幽灵居住的鬼城。

在第二个街区，有一栋房屋的窗户亮着灯。

艾米踩住刹车，将车停了下来，车前灯撒开的光束照亮了路边邮箱上反光的门牌号码。

她将远征倒进门前的私家车道。她对布赖恩说：“如果情况不对劲儿，你应该想好怎么尽快逃跑。”

在她关掉车前灯和引擎的时候，布赖恩问道：“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

艾米走下那辆 SUV，说道：“对方是个喝醉酒的疯子，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她来到汽车尾部，抬起了后背门。布赖恩走到她身边，朝那房子瞥了一眼，说：“那里面有个疯子，还喝醉了？”

“这个叫珍妮特·布罗克曼的人在电话里说她丈夫卡尔疯了，喝醉了。应该指的是他喝醉了发酒疯吧。”

艾米说着朝房子走去，布赖恩抓住她的肩膀拦住她。“如果他本来就是个疯子，现在又喝醉了，这岂不是更糟？”

“亲爱的，我不是精神病专家。”

“也许这是警察的事。”

“警察没时间来管这种喝醉酒的疯子。”

“我认为喝醉酒的疯子正是他们该管的。”

艾米挣脱了他的手，再次朝那房子走去，她说：“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了。他很暴力。”

布赖恩赶紧跟上前去。“他发疯了，喝醉了，而且还很暴力？”

“他应该不至于对我使用暴力。”

他们踏上门廊前的台阶，布赖恩说：“那我呢？”

“我想他只是对他们的狗使用暴力。如果这个卡尔要对我动粗，那也不要紧，因为还有你嘛。”

“我？我只是个建筑师。”

“今天晚上不是，亲爱的。今晚，你是我的保镖。”

布赖恩以前也陪她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在午夜过后去拜访一个发疯的粗野醉汉，这还是头一回。

“如果我得了雄性激素缺乏症怎么办？”

“你有雄性激素缺乏症吗？”

“上个星期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哭了。”

“每个人看那本书都会哭的。这正好说明你是个正常人。”

正当艾米伸手准备按门铃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嘴角有伤痕，嘴唇在流血。

“是雷德温女士吗？”她问道。

“你一定是珍妮特。”

“我倒希望我不是珍妮特。我希望自己是你或其他任何人。”她从门口往后退了一步，请他们进屋。“可不能让卡尔伤害它。”

“不会的，”艾米向她保证。

珍妮特用一块沾有血迹的布擦拭着嘴唇。“他打瘸了梅奇。”

一个大约四岁、嘴里吮着大拇指的脸色苍白的小女孩紧紧抓着珍妮特罩衫的后摆，好像害怕一阵突如其来的旋风会把她从母亲身边

卷走。

起居室里一片昏暗。金色的地毯上摆放着蓝色的沙发、蓝色的扶手椅，两盏灯发出灰烬般暗淡的灯光，仿佛蒙上了一层熄灭已久的火堆中沉积下来的灰垢。

如果炼狱里有专门为等候的众人设置的客厅，可能就跟这间屋子一样：井然有序，死气沉沉。

“被打瘸了的梅奇，”珍妮特重复地说，“四个月后，他……”她低头看了一眼她的女儿，“四个月后，梅奇死了。”

正要关前门的布赖恩犹豫了一下，他把门半开着，屋外是温和宜人的九月的夜晚。

“你的狗在哪儿？”艾米问道。

“在厨房，”珍妮特用一只手捂着肿起的嘴唇，声音从手指间发出来，“和他在一起。”

这么大的孩子一般不会如此专注地吮着大拇指，而比这个习惯更让布赖恩不安的是她那种眼神。睁得大大的眼睛蓝中泛紫，目光中充满了期待，看上去好像曾经饱受伤害。

这一刻，空气好像凝固了，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仿佛空中积聚着大量雷雨云，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去厨房往哪边走？”艾米问。

珍妮特领着他们穿过一道拱门进入一条走廊，两边黑暗的房间犹如被洪水淹没的洞穴。她女儿悄悄地跟在她身边，像一条紧紧吸附在大鱼身上的鮟鱼^①。

走廊里一团漆黑，直到尽头才从一个房间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线。

① remora, 鮟形目鮟科海鱼的统称，能吸附在大型海洋生物身上或远洋船体上四处漫游。

周围的阴影仿佛时强时弱，不过之所以产生这种幻觉只是因为布赖恩的心跳太快，他的视觉也跟着心跳在起伏变化。

在走廊的中间，一个小男孩前额抵着墙站着，手握成了拳头放在太阳穴上。他看上去大概六岁。

小男孩发出细细的啜泣声，就像是空气从捏着气门的气球里一点一点地逸出时发出的声音。

珍妮特说：“吉米，会没事的。”但是当把她把手放到男孩肩膀上的时候，他扭转身走开了。

珍妮特继续往前，来到走廊的尽头，她女儿一直尾随其后。她推开那间屋子的门，先前狭窄的光线顿时变得开阔明亮了。

布赖恩跟在两个女人和小女孩后面走进了厨房。一只金毛寻回犬警惕地蹲坐在灶台和冰箱之间的角落里。金毛犬那金色的毛发熠熠生辉，布赖恩差点认为房间里的光是从它身上发出来的。

它不是纯金色，也不是有些寻回犬的那种紫铜色，它的毛发呈现出不同亮度的金色，闪闪发光。它的绒毛很厚，胸膛厚实，头型很漂亮。

比外貌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姿态和气质。它蹲坐得直直的，昂着头，两只下垂的耳朵微微抬起，鼻孔不停地微微翕动着，显得很机敏。

它没有转头，但目光转向了艾米和布赖恩，随后又马上回到卡尔身上。

房间里的这个男人此刻简直不像个人样，也许任何放纵堕落的人最终都是这副德行。

清醒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副还算友善的面孔，至少也是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人的模样：表情漠然却不失温和，双唇紧闭，眼神空洞。

他现在站在餐桌旁，面容让人印象深刻，但令人厌恶。醉酒后他

双眼潮湿猩红，耷拉着眉毛四处张望，仿佛一头公牛看见了四周挑衅的红披风。他的下巴松弛，嘴唇干裂，这也许是因为长期酗酒而导致的慢性脱水。

卡尔·布罗克曼转过头盯着布赖恩。他的眼睛闪闪发光，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因醉酒而产生的盲目的敌意，而是被锁住的野兽获得自由后流露出的那种邪恶的喜悦。

他用含糊不清、充满怨恨的口气问妻子：“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什么，卡尔。我只是打电话告诉他们狗的事情。”

他的脸狰狞可怖。“你肯定有什么企图。”

珍妮特摇了摇头。

“你肯定是要干些什么，珍。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珍妮特好像为自己的顺从感到窘迫不安，她用一只手捂住了自己流血的嘴唇。

艾米蹲下身来，朝那只狗叫道：“过来，小可爱。到这来，小妞儿。”

桌上放着一瓶龙舌兰酒、一个玻璃杯、一个白色苏格兰小猎犬形状的盐瓶，还有一碟新鲜柠檬片。

卡尔将右手从身体的一侧高举过头，露出了手里换轮胎用的铁撬杠。他紧握着铁撬杠尖尖的那一头。

铁撬杠砰的一声砸在桌上，柠檬片从碟子里跳了起来。装着龙舌兰的酒瓶不停地晃动，冰块在杯子里哗啦作响。

珍妮特吓得畏缩不前，一旁吮吸着大拇指的女儿想哭却不敢哭出声，布赖恩也紧张得往后退，但艾米却继续逗着墙角的寻回犬。这只狗对于铁撬杠砸在木桌上发出的巨响显得既不惊慌也不害怕。

卡尔反手一挥铁撬杠，将桌上的东西全都扫落在地上。在厨房的另一端，龙舌兰酒四处飞溅，杯子摔成了碎片，陶瓷苏格兰小狗状盐

瓶里的盐撒了一地。

“滚出去！”卡尔命令道，“滚出我的房子！”

艾米说：“这狗有问题，你不想要一只问题的狗吧？我们可以把它带走。”

“你他妈是谁？它是我的狗，不是你的。我知道怎么对付这只母狗。”

餐桌并没有隔在卡尔和他们之间，如果卡尔突然挥动铁撬杠扑上前来，除非他肚子里的龙舌兰酒让他行动迟缓，否则他们很难躲过一击。

这个家伙看上去一点也不迟钝笨拙。他仿佛是上了膛的子弹，他们的任何不当举动或言辞都可能成为将他发射出来的撞针。

卡尔将邪恶的目光转向妻子，重复道：“我知道怎么对付这只母狗。”

珍妮特逆来顺受地说道：“我只是给这可怜的东西洗了个澡。”

“它不需要洗澡。”

珍妮特小心地辩解着，避免争吵，她说：“卡尔，亲爱的，它很脏，它的毛发乱蓬蓬的。”

“它只是条狗，你这个愚蠢的贱货。它应该待在院子里。”

“我知道。你说得对。你不想让它待在屋子里。我只是，只是怕，你知道，怕它像以前那样受伤。”

她安抚的语气并没有熄灭他的怒火，反而激起了他的愤怒。“妮基是我的狗。我买下了它。我拥有它。它是我的。”他用铁撬杠指着妻子说，“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的。我保管我的东西，没人能教训我应该怎样处理我的东西。”

就在他对着珍妮特咆哮时，艾米站起身，直视着他。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眼睛睁得大大的。

布赖恩注意到她表情很奇怪，是一种他难以描述的神情。她在出神，但并不是因为害怕。

卡尔把铁撬杠从他妻子面前转向了艾米，说道：“你瞪着眼看什么？你来干什么？你这个贱货，哑巴了？我叫你滚出去。”

布赖恩双手抓住旁边的餐椅，这算不上是什么武器，但是必要时也许可以用它挡住那根铁撬杠。

“先生，我愿意买下这只狗，”艾米说。

“你聋了吗？”

“我愿意买下它。”

“不卖。”

“我出一千块。”

“它是我的狗。”

“一千五。”

布赖恩很清楚艾米兜里有多少钱，他说：“艾米？”

卡尔把铁撬杠从右手换到左手。他活动了一下空出来的手，好像是因为抓得太用力了，手有点抽筋。

他对布赖恩嚷道：“你到底是谁？”

“我是她的建筑师。”

“一千五，”艾米重复道。

厨房里并不怎么暖和，但卡尔的脸上却渗出了一层汗，显得油光发亮。他的汗衫都湿了。这是身体在通过排汗来清除体内酒精产生的毒素。

“我不需要你的钱。”

“是的，先生，我知道，但是你也不需要这条狗啊。世界上又不是只有这一条狗。一千七怎么样？”

“你怎么了——疯了吗？”

“是的，我是疯了。不过我是个对你没有什么害处的疯子，不是自杀式人体炸弹之类的危险的疯子。”

“自杀式人体炸弹？”

“我的后院里也没有埋着尸体。哦，只有一个，不过是只装在鞋盒里的金丝雀。”

“你肯定是脑子坏掉了，”卡尔咕哝道。

“它的名字叫做莱罗伊。我本来不养金丝雀的，尤其是叫莱罗伊的金丝雀。我的一位朋友去世了，莱罗伊无处可去。除了一个小破笼子，它一无所有，所以我只好把它带到家里和我一块儿住，后来我埋葬了它，当然是在它死了之后，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是那种变态的疯子。”

卡尔眉毛下的一双眼睛像是两口深井，井底的污水乌黑发亮。

“不许嘲弄我！”

“先生，我没有。我基本上是被修女养大的，我没法去嘲笑别人。我从不讽刺别人，从不对上帝不敬，从不穿黑漆皮鞋和短裙，我的内疚腺比一般人都要大，可能和我脑袋一样重。一千八怎么样？”

卡尔把铁撬杠从左手又换到右手，又把它掉了个头，握住了有套筒扳手的那一端。他用铁撬杠锋利的一头指着艾米，一言不发。

布赖恩不知道这个殴打妻子的男人的沉默是凶还是吉。他不止一次看见艾米用交谈驯服咆哮怒吼的狗；但是他敢用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打赌，卡尔绝对不会像狗一样四脚朝天，仰卧在地，让人给他搔痒。

“两千，”艾米说，“我只有这么多了，不能再加了。”

卡尔向前跨了一步。

“退后，”布赖恩警告道，同时举起了餐椅，仿佛自己是个驯狮员，只不过手里少了一条鞭子。

艾米对布赖恩说：“别紧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①。这位先生和我正在建立某种信任感。”

卡尔突然伸直了右臂，把撬杠的尖端架在她锁骨间，刃口抵着她的喉咙。

艾米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致命的武器可以随时刺穿自己的气管，她说：“那么两千块成交。先生，你可真是谈判高手。看样子，我会有好一阵子吃不上菲力牛排了。不过没关系，我不是个挑剔的女孩，吃汉堡包也可以。”

这个殴打妻子的男人此时简直像个怪物凯米拉^②，身体的一部分是愤怒的公牛，另一部分是盘成一团的蟒蛇。他眼神犀利、凶狠又精明，舌头虽然没有像蛇信子那样分叉，却伸出了嘴唇，小心地试探着周边的情况。

艾米说：“我认识一个人，差点被一大块牛排噎死。海姆利克氏急救法^③都不管用，后来医生只好在餐馆里切开他的喉咙，把牛肉掏了出来。”

那只狗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保持着警觉。布赖恩不禁想到他可以从狗那儿得到信号。如果卡尔身上的暴力将要爆发出来，妮基肯定会最先察觉到。

艾米继续说道：“坐在邻桌的一个女人被吓晕了，一头栽到龙虾汤里。虽然我知道龙虾汤淹不死人，也许还可以美容，但我还是把她的头从汤里提了起来。”

卡尔舔了舔他干裂的嘴唇。“你肯定以为我很蠢。”

① 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

② Chimera, 希腊神话中长着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怪物。

③ Heimlich maneuver, 美国人海姆利克发明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急救法, 用于救治气管食物阻塞。